

清明前夕，重新翻开《革命烈士诗抄》，那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，象金子一样闪光的诗篇，把我紧紧吸引住了。

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瀚，还有后来人”。这是夏明瀚烈士的绝笔诗；“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，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！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，乃是宇宙的真理”。这是方志敏烈士的遗诗……我一口气读完了《诗抄》所收集的四十多首革命烈士的一百二十二首诗。

“诗言志”。读着这些诗，我仿佛看见了革命先烈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，听到了革命者无限忠诚的伟大心声，领悟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。瞿秋白烈士说：“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光荣。”李大钊烈士预言：“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。是的，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

谱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信念之歌。

信念，它是一种精神支柱，有无穷的力量。为什么在一百多年前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两个人，就敢于宣布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，人类的未来必是共产主义，为什么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只有十二个代表，就敢于提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目标，就是因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！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，他们都是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实践家，他们的行为说明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虽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，但共产主义的实践却确实实实在在我们身边。

《革命烈士诗抄》——一曲共产主义信念的赞歌！读着《诗抄》，看看我们沸腾的生活，更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！

信念之歌

部尚贤

有一条小街，长不足二百米，宽二丈有余，但由于它位居县城腹地，且两端各连一条通衢，来往行人、车辆，便将其作为理想的捷径和缓冲之地。过度的负担和挤压，使得它原由青砖铺筑的路面，变成凹凸不平的一条泥路了。居民们平日生活的污水无法处理，便端出门来朝街道泼去，弄得脏水菜梆儿的满街都是。燥热季节，这小街常是灰尘满街、腥臊难闻；梅雨天气，则又烂泥盈

小街

马林帆

尺，旬日不干。居民们为此深感头痛，路人也叫苦不迭。于是，这小街又被叫做“烂巷儿”——如同小城腹中发了炎的阑尾。

三月，文明礼貌活动的滚滚春潮，终于奔涌到这条小街。居民们打扫住屋，清除积垢，也不约而同地整修各自门前的路面。因无统一指挥，所修路面未免有质量优劣之差，但较之往昔，却不知好了多少倍。可惜，春风虽好，却未能常驻。文明礼貌月过后不久，小街又日渐恢复了旧貌。

“没治！”——沮丧埋怨之声盈耳。

又一个春风送暖的三月。一溜一串的架子车儿，载着从八里外河滩弄来的沙石，一车车倒上小街路面。来自附近工厂、机关的职工干部，或拉车运料，或挥锹

家

杜心元

象个成熟的西瓜，一刀割成了两瓣；一瓣，留在家乡；一瓣，带来车间……

平日，各自捧着半边，品着甜蜜，也尝着思念；合起来的日子虽然短暂，那味道儿，却倍觉甘甜……

筑路者

郭辉

我已不再年轻，再没有，一双肌腱隆起的胳膊，岁月的犁刀在我的前额，早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思索。

我骄傲，我还是一名筑路者，我向上的信念没有褪色；朝着阳光高高举起十字镐，用生命轰轰烈烈地开拓。

春风已愈合心灵的伤口，我开拓，填平阻隔撞撞的沟壑；汽笛正紧催筑路脚步，我开拓，征服羁绊车轮的坎坷。

不断地跨越艰难与曲折，唱一支豪迈的创业之歌；我把爱，把希望，把新的生活，坦坦荡荡地铺设……

祖国，为使你不遭受屈辱，我甘愿终生奔波，努力开拓！

抢妈

(小小说)

龙世萍

据说有的地方从前有抢亲的习俗，没听说过有抢妈的，可我却亲眼看见过。事情发生在我上医院看病的那天——

这医院一进门就上台阶，我刚跨上两级，一抬头，迎面走下来一群人。前面三个青年妇

女，搀扶着一位老太太。后面四个男的，一个是解放军，一个工人模样，还有两个着干部服。他们手里有的拎着包，有的拿着洗脸盆，有的提着暖水瓶，一看就知道是接病人出院。他们拥簇着，吵嚷着，在争论什么，把台阶都挤满了。我忙闪身让到一边，一眼瞥见四个男的当中有一个是我们单位的小陈。就数他嚷得凶，脸红脖子粗地跟其余的人吵着，一会儿又挤到那位老太太面前，就象小孩似的仰着脸：

“妈！您不是答应了我家住，是吧！”那位解放军也急步上前，一把挎着老太太的胳膊：

“妈！您老上我家去，车都开来了！”他指指旁边的一辆吉普车。

“妈！别！大姐夫工作忙，再说，住在部队上也不方便。我叫好了出租车，您看——”工人模样的人忙搀着老太太的另一只胳膊，指着一辆出租小汽车。

小陈不知从哪里一下推过来一辆平板三

发表在小报上的小作品，其价值未必也，其作者未必就不纯成为大作家。苏尔基最早的一批作品，就是在萨马拉市的报纸上发表的……

苏尔基 3.21/83

著名作家、《当代》副主编、本报《开拓者》征文评委会顾问孟伟哉的题词。·编者·

轮儿，车上铺着干净的被褥和枕头：

“妈！是上大姐夫、二姐夫的小汽车，还是上我的三轮儿，就等您一句话——”

老太太满是病容的脸上绽出了舒心的笑容，望望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似乎很为难：

“你们……你们抢妈，要把妈分了！”

她的眼光落在小陈身上。一个“抢”字提醒了小陈，小陈不由分说，上前两步，一把横抱起老太太，平平稳稳地把老太太轻放在平板车上，盖上被子，抬腿跨上了车座，弓着背就蹬起来了。三个妇女跟着三轮走了。我的眼光忽然落在那位呆站在一旁发窘，一直没有言语的第四个男的身上……

第二天上班，一进

门就碰着小陈，我不禁伸出了大拇指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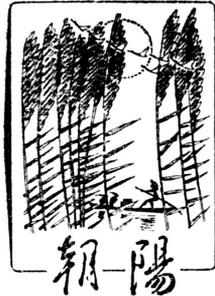
“哈！三姑爷真行，抢妈得了冠军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小陈一愣。

“我一直在旁边，你没发现？”小陈摇摇头，“噫，小陈，那位在一旁一直没有张嘴的人是谁？”

“嗨！我爱人她哥呗！一个死没出息的男子汉。”小陈气愤地说，“我丈母娘得了癌，医院确诊后说不必住院了，叫接回去准备后事。可我爱人她嫂子不让接回家，说一个快死的老太太她没功夫照料，请假厂里要扣奖金。他哥竟不敢吭声。我们三个连襟一听气坏了，就都去接去了……”

“啊！好女婿，好女婿！”



刊头设计 师明林

垫路，车声人影，大汗淋漓，煞是火热！一个中等个儿的汉子，拉着辆满装沙石的架子车儿，在人流车潮中夺路而来。他，就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。据说，这铺垫小街路面的动议，就是他看到一封居民来信后提出的。此刻，在这义务劳动大军中，他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，分外惹人注目。

小街的居民们，包括那些两鬓挂霜的退休老工人，那些尚未入学的男女孩子，也都忙着递递端茶，煞是当年战地劳军。

两个下午的鏖战，一条呈鱼脊状、两边有着排水沟的沙石路面，以平整光洁的面目，出现在小街上。

从此，过往行人的心情，不再疙疙瘩瘩；雨天后，去幼儿园的小朋友，也再无需由家长背着接送。发炎的“阑尾”被割掉了！

和煦的春风，吹拂着大地。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在发生变化，并将越变越美好。

砖 (外二首) 田旗

虽然只有一本书大小，却能垒起参天大厦。呵，你们每一块都象“团”字，可谓团结一心，力量最大！

远站岗日哪砸，站得你头怕，高！你始晒，因终晒，看得你为坚为击，守什、任凭雨锤

瓦



楔子

再重的担子也敢扛，再险的地方也敢冲，从你们身上，我看到了建筑工人的身影。

欲问我家何处住 (国画)王静全 仲手摘星楼云处

赞校对工

刘宏超

两人面对面，一个念，一个看。蓝笔改，红笔圈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

细心，象医生在做手术，严肃，如哨兵巡逻值班。即使是一丁点儿的错误呀，也逃不脱那双警惕的眼。

无论日日夜夜，哪管酷暑严寒。不怕累呵不怕烦，一丝不苟严把差错关。

谁说这工作枯燥无味，谁说这工作简单平凡？听，在开拓者的大合唱中，他的声音竟如此悦耳和强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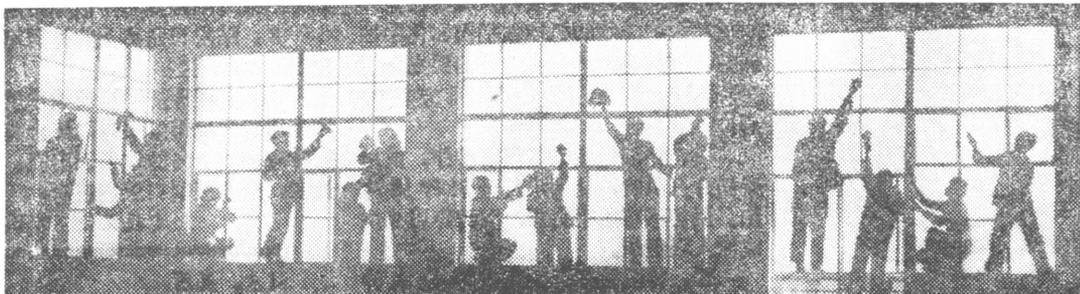
落第秀才



青工甲乙，同居一室。皆补学于夜校。工甲终日谋家用器具之新颖。诸如灯具、电扇、音箱种种，皆以「落地」为善。故学业日渐荒废。工乙劝之曰：「我等年少，应以「四化」为怀。识学乃技艺之道，有则如虎之添翼，无则如虎困樊笼，怎可废于私事呢？」工甲置若罔闻。

他日，文化考核。工甲果然落第，众青工称其为「落第秀才」。

笔者曰：终日倾心于「落地」之举，焉能不「落第」乎？ 谜语 楚逐子胥 (打《水浒》一人名，谜底见本期) (袁刘)



郝朝阳摄